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策

君后

鄉試

秉陰陽以出天下之治者明王法天之道也奉陰陽以導天下之順者明王配天之德也是故象天之陽以理陽教者其君之司乎陽道以亨則其氣之流行於天者順陽之度而不過矣象天之陰以理陰教者其后之司乎陰理以著則其氣之流行於天者順陰之紀而不易矣故惟天之道曰陰與

陽惟君之道曰內與外是之謂法象卑高之義天
人流通之機志氣交勝之化明王之所以觀天之
道經天之治奉其大順大化之原而不敢過者嗚
呼執事仰 皇上內外之治而顧疑於日月之
蝕非明王之克謹天戒而臣人之常憲於下者耶
嘗聞古者司繹罹災則周宰共臧國殫貽感則司
成舍貸淫霖浹旬則齊相致噐陰陽失和則漢卿
引咎故師氏則徹兵膳夫則廢鼎侯人則弛塗陪
民則致哭愚也奉順于 明王陰陽之化久矣
敢不抱嗇夫之憂奉庶人之走而奏鼓鳴鐸於下

乎愚請得而原之禮曰天子立六官以聽天下之
外治以理天下之男教是言明主以法天之陽於
上也立六官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是言
后夫人以法天之陰於下也故有虞氏舜聽於外
而二女聽于內夏后氏禹聽於外而塗山氏聽於
內周人文聽于外而邑姜聽於內故君有關雎麟
趾之德而父天下后夫人有揄衣荻衣之親而母
天下陽道不渝陰理不塞三辰以正而日月以序
有由然哉及讀我 朝七聖以來其所以聽治於
外而敷爲王言之大者則 高祖有祖訓焉有

教民榜焉

太宗有五倫書焉有爲善陰隲焉

有孝順事實焉

皇上又有敬一之箴五箴之

註焉所以章定保之謨而體化召順於上者是固以備天下之陽教矣其所以聽治於內而敷爲母儀之訓者則

高皇后有女傳焉

仁孝皇

后有內訓焉

章聖皇后有女訓十三章焉所

以章幅幃之化而迎氣導和於下者是固以明天下之婦順矣是故創業者弘燕翼之謀守成者丕日清之典宮戚無與政之嫌嬪嬙無當夕之寵天下之所以家傳人誦以歌舞於陰陽之理者固與

卷阿之美相比同矣顧日月之食相尋焉何哉是非數之適爾者也愚嘗聞一百七十三日而爲一交者然後食是數也然考春秋襄公二十年九月十日而再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而又食西漢二百年書日食者四十有四東漢二百年書日食者七十有五由此觀之則知彗孛飛流日月薄食珥虹霓輪風怪雨天之失經未始不自君之咎徵致之也是故失季氏之誅則雉門兩觀災失王札子之討則成周宣榭火夏復大水則兆易許之戒柩聲如牛則兆秦晉之師故孔子之作春秋日食

地震大雹雨雪則書星隕如雨則書雨虫於宋則書當是時諸侯侵王室陪臣執國命夷狄侵中國孔子所以大書特書而苟置之數焉是豈聖人書災不書瑞之意哉愚嘗讀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詩而朱子謂之曰人君修德則陽常勝陰當食而不食人君不修德則婦乘乎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陰常勝陽故日掩月月抗日不當食而食嗚呼世婦納度六宮順德今日固無乘夫之象也而宮闈之際得無相如之諷矣乎大臣以法小臣以廉今日固無小人之象也而朝廷之上得無元祐之風矣乎六塞長清四夷質子今日固無夷狄之象也而邊檄之塵得無胡馬之擾矣乎由此觀之則謂數之適爾者元封太雩之臣而謂天心之仁愛者董子天人之術明王內外之理固足以體陰陽之元氣而朝有逸度國有庶議所以致夫大災大札之實者未盡寡也然則明王端居明堂之上寧無及於此耶雖然景公禳幣晏子諫之穆公禱旱縣子譏之故徹樂出次不足以治山川之崩也祝幣史辭不足以治熒惑之惑也降服乘帷不足以治瘡厲之歿也故嘗觀乎天人之通而倣

於古今之變省用勸分故魯飢而不害郊墮罷市
故鄭火而不遷明獄叙官故熒惑守虛而復次趣
治早修故齊國大水而不溺然則廟堂之上宮闈之
間歌十月之詩衍箕疇之誼以裨休德以濟洪業
以戒天譴以圖日月之位者又豈在於太史之文
告而已耶此又在位者之所當述也

名實 鄉試

三代而上治之見於天下者不惟其文惟其意三
代而下治之見於天下者不惟其意惟其文意者
治之源也夫惟其意而不惟其文是以三代之迹
因革損益若循環然而不害其爲同夫惟其文而
不惟其意是以三代而下雖欲比而同之竊其似
以惟其文焉而不害其爲異故名實出入之機古
今盛衰之勢三代而上皞皞乎大順大化之勢三
代而下治日流而精日弊浸浸乎其不可返也已
愚敢以是當執事之間嘗聞天下之輕重不同也
聖人爲之縣衡則天下不可欺以輕重矣天下之
方圓不同也聖人爲之縣規則天下不可欺以方
圓矣天下之制度文章不同也聖人爲之竭心思
焉則天下不可欺以文章制度矣是故規衡者聖

卷之三十四
五
人之心思也意也輕重方圓者聖人之文章制度也文也故舍天下之輕重而后可與言衡舍天下之方圓而后可與言規后之議聖人之文章制度者吾惑焉不能求於其衡而專於天下之輕者重者銖而計之兩而較之是以輕重不比而堅白恣睢之僞託矣不能求於其規而專於天下之方者圓者畫而求之較而度之是以方圓不比而堅白恣睢之僞托矣不能求於其心思而專於天下之制度也文章也形而揣之嚮而合之而堅白恣睢之僞託矣故其文章制度之立終不可以達夫因

革損益之實而會夫大順大化之精而復三代之治於天下也嗚呼然則欲反其因革損益之實而得其相沿而不悖者孰有外於意耶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是故三代之治制度之大脩者莫若周而其所可見者盡六官也愚嘗參而考之六官之職不同而井田封建肉刑之三者尤聖人致治之大也故唐文皇好古之君也知而悅之遂以爲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治天下銳然有志于三代之治將以采先生之遺而振起焉然貞觀之治終於亡隋之襲而其身之末天下遂

以基夫晚唐之禍若此者何哉蓋法不可以文求而可以意會雖魏徵房玄齡之徒不足以考先王之典以脩顧問之實而亦以太宗之意本不足於關雎麟趾之美胡以考洛誥周官之典刑而措鳧鷖旣醉之業於天下也嗚呼太宗且未之逮也而况於蘇綽之徒又焉能竊先王之近似者以補其缺耶此無他求其文而昧其意也故愚以爲今之有志於先王之治者不必求天下之田而井之也苟得什一之意則漢之限田可也周之均田可也唐之口分世業亦可也丘文莊之以田配丁以丁配山亦可也胡不志於民之養耶不必求天下之土而封之也苟得公民之意則秦之置侯可也漢之分諸侯王可也唐之刺史可也魏之州牧可也宋之諸路監司亦可也胡不足於民之治耶又不必求天下之人而堯之黔之劓之鑕之刀鋸之也苟得欽恤之意文帝之除肉刑可也文皇之觀鍼背可也劉寬之蒲鞭可也宋太祖之三覆五奏可也胡不足於民之防耶不然則括天下之田以爲井吾恐非塞溪澗平山谷夷丘壠破墳墓遷城邑不足與計而况窮數十年之力然后可以議

成功數十年之內天下且不谷乎由此觀之則蘇
洵葉適之言亦未必盡非而橫渠之議吾不得而
知之也畫天下之地以衆建諸侯比閭遂黨之制
不復溝洫成周之制不復終不足以行長正方伯
連帥之化而同其軌治其易世然且尹氏世卿春
秋則書之崔氏世卿春秋則書之况於藉天下之
名山大川而各封疆以爲守方城以爲固乎而治
之不善又焉得而朝更之夕并之也鋤天下之民
以爲肉刑吾恐黨正州長之化不流加石園石之
坐不洽而遂欲割裂天下之民以爲幪巾赭衣焉
吾意死者不可復生髡膚者滿天下而全體者什
一二也由此觀之則文帝之除未必盡去聖人之
法而芟夷之而或者協諸義而協聖人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又不然夏后之尚忠殷人之尚質周人
之尚文相易以救之也變不勝窮而卒未嘗變耶
故記曰有能爲民變革者有不能爲民變革者能
爲民變革者文也其名也不能爲民變革者意也
其實也觀乎文意名實之間而 聖天子之在
上賢公卿之在下是固可以神而明之而可以得
夫因革損益之原矣雖然易之革曰革巳日乃孚

之元亨利貞悔亡夫民可與樂終而不可與慮始
故革則民易耳目必久而信之而後可以言革夫
革之必有以通天下之志考諸帝王建諸天地質
之鬼神俟之百世爲天下之元亨者而後可以言
革夫革則可大可大則可久必行之百世而不易
而天下之民不至於亟更而改聽焉然後民習而
安爲天下之利貞者而後可以言革是尤古帝王
損益之善而愚之所獻於大人之帑變者也惟執
事進而教之焉

時務

古之達于天下之世務者有三曰明利害之原焉
按緩急之勢焉度古今之宜焉故知利知害可與
緝敝知緩知急可與達權知古知今可與任變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濟天下之時務矣推之天下可
也而况於浙乎執事以浙之時務下詢承學是固
以豪傑之士望愚也顧愚非其人而不敢不以正
對且以浙觀之陸有膏腴之梁海有蜃蛤之利是
故貢賦之出甲天下矣而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宜
也胡以水旱之相仍則公私告困而臧孫辰之告
糴告饑由此亟焉或者曰曷若修廩人委積之待

遺人凶荒之政率是以爲足民之政乎愚則曰未也緣山以爲城方城以爲池是固形勝之便甲天下之強矣而完城繕卒不戰而勝是也胡以盜賊之警則緩急無備而宋人之召募配刺由此亟焉或者曰曷若修子犯大閱之禮子文治兵之議而率是以爲練武之實乎愚則曰未也萑蒲之警時出時沒進則鯨魚之封不可盡也退則蠅蚋之性不可常也而何以治之意者其嚴夫緝察之令乎愚則曰未也假貸之患巷訟戶議而山林之材不可與給也川澤之利不可與有也而何以周之意者其清夫蠲貸之令乎而愚則曰未也蓋嘗聞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倉廩庫者財之末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之所以凶旱水溢而民不給者以開墾之力未盡勤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是故備荒之政不在於大災大禮之年而在於三辰正位之日不在於室如懸磬之給而在於事業得叙之時也然則欲足天下之食者孰有要於是乎審乎此而民之假貸之相仍川陸之未獲者舉而措之矣歐陽修曰十萬之兵五萬人可用

言老弱之襍也丘文莊曰內外兵耗不及國初十
之三四宋之兵惟恐其多而至於冗而今日則惟
恐其少而至於弱宋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
擇其偏而受之今則有宋之患而無宋之利擇其
利而兼受之者也是故強武之道不在於修振旅
之文而在緝閱實之令不在於治攻車之節而在
於先補伍之政也然則欲經天下之武者又孰有
外於是乎審乎此而詰補之擾可亡萑澤之患無
慮矣嗚呼此固愚之所謂明利害之原按緩急之
勢而度古今之宜者也雖然苟長吏之得其人則
仁以足民而民可使富也義以經武而民可使勇
也是故考之古人如趙抃之守越移書問屬而民
可以无荒矣如李抱貞之守澤潞分曹角射而兵
可以无弱矣如虞詡之治渤海下境出令而盜賊
潜奔矣如朱子之治浙中社法取息而大饑川蠲
矣是故擇人者尤時務之守也雖然自執事之論
浙中者而言之耳而亦未及乎天下之大也蓋嘗
自天下之勢而觀之江南之荒猶可言也山陝之
荒不可言也潢池之警猶可言也藩塞之兵不可
言也萑澤之盜猶可言也而河套之寇不可言也

民之假貸猶可言也而司農之告空不可言也故
愚敢以爲執事之寓兵於農者其經天下之武之
勢乎執事之藏富於民者其足天下之食之勢乎
借執事之言而神夫變通之術則所以處山陝之
荒者其惟開北代之田廣常平之倉山陝之民不
流而中國有強守矣所以治藩塞之亂者其惟重
節鉞之臣嚴恩威之義藩塞旣輯而東南有屏蔽
矣河套之虜腹心之仇也監南仲之城朔方而設
險擇勝副花馬鹽池之間皆安土矣司農之匱吭
喉之憂也監秦晉之告糴而省用節財則少府水
衡之藏可儲運矣此又愚之所以因執事浙中之
喻而及夫天下之大也嗚呼使執事引而進之則
愚之抱土鼓之鳴而願爲洛陽之涕者又豈容已
於大庭之對耶

選舉考課

鄉試

維天下之治存乎法濟天下之法存乎人化而裁
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易曰通其變使民不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之所以垂衣裳而
天下治必因法以致治任人以鼓法觀其變通而
治天下於不窮者也愚敢以是復 執事選舉考

課之間嘗考選舉之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如六德六行六藝之屬十有二教如陽禮教讓陰禮教敬之屬其所以考察而書之者又有卿大夫黨正之屬焉司諫萬民之糾焉是固以興天下之民行也於是不帥於教者則移之郊移之遂移之左移之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是先王之世所以教之者無所不極其慎矣嘗按考課之法周禮大宰以六計弊群吏如廉法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辨之屬其所以叅校而鈎稽之者又太宰於歲終則詔百官之廢置於三歲則計群吏也於是柄之太宰則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奪職之司士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乂奠食則是先王之世所以考之者無所不盡其情矣夫惟其教之於其始是以巷有禮樂之歌戶有詩書之風而舉之於司馬者皆忠貞敦實之士也夫惟其考之於其終是以賢者則進之秩不肖者則黜之爵而籍之於太宰者皆官常官馭之職也七代之治由此其選而所以致之於太常之美者職有由矣柰之何選舉流而爲詞章考課流而爲資格征之禮官者無非糊名易

書之制明經作字之科考之銓曹者無非行鴈貫魚之次積日積勞之最嗚呼是安得不至於士習之所以日污紀綱之所以日隳風俗之所以日偷百吏之所以廢弛萬事之所以頽敗者哉方今聖主當陽群陰畢伏制禮作樂凡所以觀乎人文以體澤火之革以宏幹父之蠱者固已日咨而月議矣而獨於選舉之法隋之詞章猶在也考課之法唐之資格猶在也然則變而通之亦何亦神以盡利而化以盡能耶愚以爲詞章之法非善也然楊綰罷之而不能朱子議之而不盡資格之法非

善也然蕭淑議之而不可宋璟爭之而不得若此者何哉蓋欲救法之弊不論其法之所以致弊之原而亟治之是考流而忘源也故選舉之法非詞章之所能壞也而壞於道術之不明是以選舉之不能不詞章矣考課之法非資格之所能壞也而壞於人才之不審是以考課之不能不資格矣故愚採古今之勢而審理亂之畧欲救天下之詞章也莫若復程子講學之議焉序天下道德之尊者而隆之京師其次則分屬於州縣其敦行也務以孝弟力田爲務以一道德同風俗爲尚而其所教

之法也又必參之以非試之能焉解額之鑄焉利
誘之省焉是則所以明天下之道術者無不正矣
如是於詞章之不能盡知也復申之以諸司職掌
賢良方正之科焉天下之選舉其有不復於司徒
之教者乎欲救天下之考課也莫若採漢武百官
表之畧焉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
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
而不遷也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
大夫商丘咸當遷而不遷也而涿郡太守劉屈釐
得之是未得以次第度也張歐爲中尉九年而遷

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成丘之爲
大鴻十二年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
年是不可以遲速推也是則所以審天下之人材
者無不慎矣如是於資格之不能盡知也復裁之
以大明會典保薦推陞之科焉天下之考課其
有不復於太宰之掌者乎雖然天下無不敝之法
而所恃以窮則變變則通而善其道於不窮者惟
人焉耳矣不然以文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
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古人之所謂疑諸心
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簿書之弊固其風會之流

而不可返者也而又焉能免其詞章資格之禍耶
而又焉仰夫堯舜通變宜民之實耶故曰維天下
之治存乎法濟天下之法存乎人

車騎

鄉試

嘗聞國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兵不習服以其將
予敵也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故擇將爲上練
兵次之器械又次之又從而論之攻心爲上攻城
爲下攻德爲上攻力爲下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
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明於六
術五至則蒐乘補卒可以勝矣明於九攻九地則

揭木斬竿可以勝矣明於思險則革車之寡可以
勝矣故未陣而勝者兵之善者也已陣而勝者兵
之劣者也執事憂雲中之變而以車騎爲問嗚呼
車騎之謀器械之利也母乃憂其末而不及其本
耶愚請先言國家選將練兵之實而后車騎卒伍
之陣敢及焉蓋今之將會得於李牧之守鴈門
充國之度羗虜者乎或通之貨賄或賞之勲戚控
新羈之馬而無出入險阻之利提疲乏之卒而無
疏數疾徐之神是謂之無將可也今之兵會有得
於子文之治於宋穰苴之治於楚者乎聽金鼓則

耳易聲眩旌旗則目易色言晝夜之戰而不達于
旗物名噐之號言動靜之勢而不通於方員行止
之節是謂之無兵可也以如是之兵與將而欲揚
旗狼山拊劍龍城飲馬於潼關而爭塞外之利也
是可得耶漢之守夷者張博望倡開郡之議置金
城于隴西酒泉張掖于昆那武威燉煌於月氏其
車騎卒伍之制非不利也而匈奴桀驁鳴鏑朝那
控弦桑乾世爲漢不利者何哉以國不擇將兵不服
習故也唐之守夷者張仁愿建築城之策取拂雲
祠以扼黑啜中吭中城則直朔方東城則直榆林
西城則直靈武其車騎卒伍之制非不利也然突
厥梟夷芻牧天山引兵河口世爲唐不利者何哉
以國不擇將兵不服習故也雖然執事之問亦不
敢不及也嘗謂平原曠野可前可後彼可陣來我
可陣禦是車地也窮山深谷千里輕戰我可以衝
彼不能突是騎地也上下山坡出入蹊徑草木朦
朧劔戟接戰是步地也是故步地之形騎不可與
也騎地之形車不可與也車地之形步不可與也
善於騎者我以車地以車形之則什不能當之一
二矣善於步者我以騎地以騎形之則百不能當

之一二矣是故審地之夷險曲直支嗑尖斜死生之勢然後可以言戰陣之利也由此觀之則昔之晉楚之爭所謂卒乘偏兩之制前茅慮無之警固可以勝而毀車崇卒以騎易車者亦未始足敗也是故知地之勢車可也騎可也不知地之勢則車不可也騎不可也故愚嘗觀古今兵家之勢而衡論之井田以前非車不勝也井田以後非騎不出也韓信戰於井陘口不可以車也而白起之戰於長平非車不勝也馬陵之偏陘可以車也而孔明之戰于胡盧谷車則不可也由今觀之雲中之變

陣車衝虜之突可也而用之以走虜之勢不可也假騎以遠近疾徐風雨飢渴出當其利可也而用之以淺水汗草半出半入不可也知此則可以議今之戰陣矣知此則可以審六韜三畧之利害審車騎左氏之羸拙矣知此則有以待雲中之變而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以靜待亂而其勝不窮矣知此則可以其徐如山其疾如風鬼神莫測雷霆莫稽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奇正之兵不可勝重矣噫此之謂知兵之本也雖然執事之言乃戰陣之設而未及乎天子之所以待

四夷也執事之言曰射御之學未嘗不具左右司馬也獨不聞天子有道則守在四夷乎嘗聞魏徵曰朝廷心腹也州邑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是故國勢有常尊治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信服遠不與焉况今之雲中之變上不及漢之匈奴之驚下不視唐之突厥之雄再其次也又不足以論七國之連兵藩鎮之跋扈者直其芻糧之不給撫臣之太急故以素玩之勢而肆之以倡狂之亂耳執事者論其彼此曲直之勢可撫則撫可威則威無如魏博之姑息可也有功者則賞有助者則侯無如王武俊之團練可也法度以制之信義以體之無如馬承績之詈罵可也安意以慰之開誠以體之無如李懷光之便橋可也嗚呼達於是而今之中國夷狄之勢固可以處上游而制六合矣又何有今日之慮耶

國朝功臣

聖人之所以起自匹夫而臣一四海其間矢石之士所共沐風雨披荆棘斬蒿萊以悍聞力戰而有天下其功偉矣然以予觀之當必首夫帷幄經畧之勲而後次及拓土陷陣之士善乎漢高帝之當

羣臣論功行封也而以獵譬之曰諸君之功狗也
蕭何則發縱指示其功人也觀于此則知所以論
功矣予按 太祖高皇帝之定天下一時材臣
猛將所共龍翔虎攫而依日月噴雲霧以建萬世
之業而 高皇帝所嘗親爲剖符行封者公六
人侯二十八人伯二人賜之鐵券世其子孫其與
古者申丹書之信刑白馬之盟而河山帶礪爰及
苗裔者相照耀矣然于中山武寧王徐達獨食之
以祿五千石表其第曰大功而諸臣咸不與焉豈
非漢之功狗功人之喻乎此 高皇所以蓋差

列侯之功而獨以之虎視當世也由是而下渡采
石拔安慶殲友諒走士誠平關隴破幽燕開拓之
功什而七八者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也南定越東
却吳克上都下太原北討沙漠而太子妃嬪金寶
玉冊並歸朝廷者岐陽武靖王李文忠也擒也先
下江西鎮湖襄降河州西征土蕃深入崑崙山歷
鎮八州有功無過者寧河武順王鄧愈也克姑蘇
降谷珍虜友定下澤潞討明昇東備日本起登萊
抵江浙而戍堡相望延袤萬里者東甌襄武王湯
和也取關越伐蕃部涉流沙討梁王定粵君而滇

南魑結之夷冠帶內屬垂二百年者黔寧昭靖王
沐英也此則併中山爲六王而爲武功之最者也
如誠意伯劉基則以帷幄之謀而爲帝者師

高皇帝常擬之子房矣特以文臣例不得封公侯
而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茅成
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
興祖此則與前六王爲二十一人而爲功臣廟而
祀者也然宣國公李善長則事高皇帝于滁陽羈
旅之間而畫機運餉不愧蕭何穎國公傅友德則
副大將軍于中原百戰之餘而西川百越可方吳

漢顧一則絳禍于惟庸之黨一則起猜于飛鳥之
盡而並以暴卒其生也功若太山其歿也不及尺
土之封以垂后人此則晉之五蛇從龍之歌不能
不於今歔歔而飲泣者也二百年來如漢所稱襲
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
于道生爲氓隸歿爲轉屍抑可太息者多矣嗟乎
漢以酎金失侯者衆學士大夫到今來未嘗不讀
其書悲其遺事項聞建言諸臣猶且存者則超拜
其官沒者則哀恤其後而况當時所從 高皇
帝蒙矢石犯湯火百戰以定天下者乎新建伯王

守仁捕反之功嘗爲時之執政者毗睚之憾奪其故爵近亦稍稍序錄亦足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抑不知新建者其身沒未久其門人故吏猶得以相爲憤懣慷慨而發大議于其庭耳若開國諸臣之後其孱子弱孫如古所稱降爲皂隸雜之庸保而其故第且不免如郭汾陽馬燧之流轉爲浮屠老氏之宮與富人者苑囿臺榭之給矣而况于他乎况望其能以義乞恩于朝廷之上乎嗚呼楚人而猶能爲孫叔敖之衣冠以感愴于莊王之前以發其悲錄其乞食于路者之孤柰何以今之人而楚人之不如也噫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

勅備兵大名道鹿門茅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

學士知

制誥 經筵 玉牒總裁山陰朱賡撰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吏部侍郎前左春

坊左庶子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侍講 文華

殿侍班官年家晚生福清葉向高書丹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年家晚

生清源于若瀛篆盖

嘉隆間當

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文辭
主盟海內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
公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闈得公仲
子國縉因習公文武經濟之猷意爲古才吏
余歸山中漸以老而公神王如少壯更意爲
神人云萬曆辛丑公春秋九十余馳鹿門歌
爲公壽公手書相唱和矯如也而是年十一

月壬戌公竟長逝矣國縉持屠長卿狀乞銘
余不能辭按狀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
鳳皇山元末有名麓者爲池州路總管去而
隱于治筏徙家華谿晦其名爲千三公歿時
頗著靈異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一再
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
谿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惜傾困
振之割負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事類
鄭公業人以上茅氏之興云母李舉子三公

其仲也公始生而李母聞若辟歷聲者震而投于牀竊異之時正德壬申七月壬辰日公姿神韶美性警穎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其爲諸生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吾伊盡丙夜不少輟甲午舉于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公公艷然曰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陽俗囂而善訟公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誣狀得一切罷遣已接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人民以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塲廬喪毀悴骨立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間歲稍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公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闕血爲患矣五伯猶耻之而况四海一家乎辭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而羨并導諸富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棋置出糴踴

者平矣又議于蠲之外多請折折于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給貧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尤災甚公酌其蠲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少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人响戶拊隨宣布畫大略似富韓公趙閱道而勞瘁過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荒政記已召爲儀部郎無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重名都人士亡弗延頸願內交公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郤遂謫判廣平以去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之流往往出於窮愁而文乃益工良不虛哉戊申遷南駕部郎尋徙儀部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徭獍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等砦鷲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

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檄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
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
今檄徵諸路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
計莫若鷓勦鷓勦者如鷓之搏兔然伏于無
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
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
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
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樂一
戰於是復募死士攜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
山川出而聚沙指畫賊在公目中矣乃分所
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
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
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
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
山谷且怵于榜語皆蛾伏無敢動連破十七
砦擒斬五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
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
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蓋公以鷓勦行大

東言金
卷之三十三
五
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畧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民爲立祠並祀之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嗟乎治爲吏最戰爲兵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倒馬關制府楊公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于

朝而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其官以歸而黃冠之夢踐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黃冠者從雲中招搖相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海夷之誑東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最厚而公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龐公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於龐公殆近

是哉其服善如此公于書無所不讀于文嗜
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撰結則格
不傷氣思不窘才不爭奇于字句間今讀所
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老年稿率雄渾
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鄉
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句其殘膏足雄
視儕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彥
無不收聲定價于公戶屢常滿而公復慷慨
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
之終其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公之族待公
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矣棲遲若上
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
六橋歲一覽眺以余所聞諸先進林泉之樂
未有如公久者也平生所當升沈訾譽及一
切文字應酬無寧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
其真愈完而躋上壽以歿公卽非神人乎將
不爲異人也與哉元配姚氏高郵守某之女
先公二十六年卒賢明逮下能勤其家所以

贊公甚弘與側室蕭俱以國縉貴贈孺人子
男四長翁積次卽國縉先爲御史今南水部
郎次國綬季維俱太學生女四最幼者以烈
死孫男十一元禎元琦元璘元玠元祉元鉉
元鏞元鱗元鈺元萬元侃孫女八曾孫男三
兆河北海汝湛玄孫男三杲槩棻玄孫女二
子孫賢而多才其婚嫁皆名家詳狀中癸卯
年正月念六日將偕姚孺人葬于武康之
上栢山系之銘曰

維公之才太阿龍泉維公之文長河巨川維
公之壽靈光巋然維公之名霆轟日懸藏于
此中萬斯年茲其爲鹿門先生之阡

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

勅備兵大名道鹿門茅公行狀

賜進士出身前禮部儀制司主事四明屠隆頓

首譔

吳興鹿門先生執海內文章牛耳意不可一

世獨獎借余余生也晚猶及因先生仲子薦

卿季子孝若而一再望見先生眉宇歲辛丑

先生春秋登九十諸子大治酒徵歌爲壽海

內公卿士庶雷動雲集日吹笙擊鮮觴客客

競爲詩歌文章頌公休美自春歷夏秋無虛
日至冬一疾捐館海內吊客視向慶者更倍
余竊自附南州生攜磨鏡具來修束芻於公
而薦卿孝若遂以狀屬焉余德公知何敢辭
按薦卿所自爲行述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
號鹿門先生家歸安之華谿茅自三茅分治
華陽其子姓散處江以南稱神明之胄華谿
始祖諱麓字千里行三鬻異不凡人也初居
埭谿之鳳皇山佃儻多大節元末以才召爲
池州路總管大明兵起公知天命有屬棄官
歸隱于治筏道華谿飯而沉其筮曰天其使
我飯於此乎遂家焉里人第呼爲千三公無
知者歿七日顏如生白鳥來繞里人異之奉
爲社神今世猶傳公像絳衣危冠騎從甚偉
蓋三茅君靈氣在公云一再傳而爲得閒公
孟麟工文好客以詩酒竹石自娛有幽人氣
韻是爲公高祖生澹菴公剛剛生愛梅公珪
珪生南谿公遷先世勤農桑至南谿公家大

饒好義樂施歲入粟千餘悉分賑人困恒虛
割田百畝贍宗人曰葛藟猶蔭其根吾義不
忍獨飽識者曰茅氏其昌乎公娶于李首舉
子乾官南寧別駕任俠詆宥有奇節余嘗爲
傳次舉公次舉大寧都司叅軍良方舉公南
溪公耳若聞霹靂聲驚投於牀心異之公生
而美姿觀性淵穎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六以
尚書補博士弟子幼有大志欲盡讀古人書
夏月納雙足甕中冬擁敗絮讀率夜漏至五
鼓隣媪失蔬疑焉呼公名而詈公方把卷五
伊弗聞也其厲志如此辛卯下第歸南谿公
恚曰人皆目汝盜驪山子一出而蹶何名神
駿公頓首謝乃裹糧渡錢唐從名師益下帷
發憤業大就理勿傷氣法勿窘材弘雅瑰奇
卓爾名世嘗遊西湖見者輒問誰家璧人女
郎連袂目成公徑去不盼書舍傍有登墻窺
公者甚豔公視之革囊也儕輩服其方正娶
於姚爲高郵守蘆溪公女慧而知書念公好

古盡脫簪珥衣襦益市墳典丘索而身不難
推縞以成公淹博甲午舉于鄉時年二十三
先是直指張公羣濶士試之拔公第一詫曰
是子異日當以文章名世闈中擬舉首旁有
謬刺者置十一乙未下第歸而益肆力古文
辭卽制義亦多古調名大起戊戌尚書顧公
鼎臣學士張公邦奇典試事允李公學詩
得公卷奇之擬卷首顧公怒其策中譏切時
政棄去之張公力爭乃置第十三及廷試張
公復奇公策且進呈而爲忌者所匿比出而
卷漫漶不可進御及選吉士將入忽報罷
遂以例請歸省夜抵家南谿公曰若衣繡夜
行耶公徐曰是未足爲大人榮父老歎其遠
器居歲餘謁選時

肅皇帝方崇禱祠執政欲以醮詞屬公公正色
曰士不能以不律效董狐南史已矣何當作
宰相書記執政聞而銜之授青陽令學使者
檄從校諸生得士爲多最著者爲宗伯華亭

陸公樹聲及長史袁公福徵云青陽俗黠而
健訟初下車訟牒山積公請於監司覈其誣
者悉報罷而一切歸於簡易邑中豪最鉅者
法之民大悅僅逾兩月而以父喪歸公痛祿
不逮養哀慟骨立母尋繼歿公淚盡以血遂
病怔忡幾不起人稱王戎歿孝云癸卯服闋
補官時分宜令缺嚴相雅重公才欲屬焉尋
聞公強項乃止補丹徒會久旱饑甚徐沛以
北歲稍稔隣境閉糴公爲檄以諭曰緩急亦
時有救災卹隣仁者之事坐視莫拯寧維義
之所不可出無乃非上帝意語甚剴切隣封
爲弛禁或請勸分公曰是剗人肉而飼人也
所傷必多不若出帑金及率諸富氓遠市穀
而平糶或請議蠲公曰是涓滴以潤枯槁也
所及必隘不若議折無損國計而粟可盡留
活元元於是行賑公曰無委里胥而開弊竇
無先城郭而後村落無取安逸而走飢民無
聚一處而滋躡蹠乃單車遍歷封內以粥以

粟相厥緩急時乃响沫蓋跋履拮据索旬月所全活萬八千戶云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各半枕江者腴枕山者瘠公括所蠲額與折而羨之額及他弛力省厨傳之額盡歸之山田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賦減半是時朱方以南旱魃爲災公所上條議臺使者爲通行之江南著爲令公之惠澤及物廣矣事詳丹陽姜公寶荒政碑公在丹徒廉甚尺帛寸縷不以入署姚孺人布素浣濯蕭如也已召爲儀部郎檢橐裝僅十六金耳尋改吏部司勳郎是時公文學吏治聲冠海內海內賢豪名士亡弗延頸願納交公而忌者亦蜂起華亭徐公以詞臣出督浙學政公登賢書實非徐公所錄士徐公心欲公執北面爲重公不能曲意銜之會徐公居喪聞公且赴吊大喜而公行以病返徐公旣慙且恚曰吾固不足以辱茅子公入吏部徐公官少宰遂中公謫廣平別駕郡齋多暇於是益肆力盡讀向所未竟

書篝燈熒熒達曙不休廣平古趙地有悲歌
 慷慨風公以遷謫侘傺之氣壹抒之文章沉
 鬱雄渾名山之業大就遷南車駕郎裁中貴
 郵符貂璫屏息尋轉儀部郎會公同年給事
 中滇南萬公某劾執政未報謂公曰吾旣旦
 夕叵測去家萬里母老子幼奈何公慨然曰
 事悉在我子無慮執政聞而益恨之入骨無
 何出爲粵西僉憲人爲公不平公曰當路欲
 以炎徼瘴厲難我我旣身許國歾且不避粵
 猺獠槃瓠種龐雜而府江部最險崇山夾江
 與古田夷接正德中大舉征之我師燔因桀
 驚據鬼子等若時出剽掠殺陽朔令 朝廷
 方議大征督撫中丞應公檟雅聞公材檄署
 府江道屬以用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卒
 不可今檄徵諸路兵猝不可集兵未集而謀
 已洩賊皆走險爲備計無如匿兵無形出賊
 意表伏於九地動於九天若鷗之搏兔然賊
 不足平也願假便宜行督府稱善於是勒部

高尖火瀨也

下得五千人簡爲上中下三隊時時椎牛饗士習射角技或裹糒陳兵出賊大駭爲戰具則我師校獵逐獐鹿去徐察其山川險要狀了了每出以爲常賊益懈不設備而士攘臂人人思一逞公知其可用於是益募歿士部署諸戍兵分爲七校校擇長一人各授函符方略戒以道里時日日啓一函毋敢先期洩或東渡荔浦或南越富川或扼陽朔或衝平樂或倚恭城度地遠近爲行遲速約同日至

鬼子砦所過道輒榜曰朝廷提兵十萬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無罪宜各閉砦自全敢有動者移兵先滅之我兵實不過五千人諸夷望我軍旗幟彌山谷又惑於道榜語相顧膽落脅息不敢援連破十七砦鬼子砦懸崖密箐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斬首一百六十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歿者無算返占民田十餘萬

天子嘉乃不績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吏

民立廟。金祠兩公。陽朔語具。督學王公宗沐。碑中。公度進兵業破諸若。乃令于帳中曰。賊已破。捷音且至。急鳴鼓。語未畢而捷騎果至。衆咋舌相驚爲神。疇謂公第雕龍文士哉。癸丑擢大名備兵使。大名西擁燕北。抗虜畿輔要地。虜歲入擾邊。善控弦突騎。計宜以車戰勝。乃倣漢馬隆偏箱車法。爲車五百兩。益練兵卹士。折節豪傑。五陵三輔。謀士劍客咸奮臂願爲公。歿制府楊公博。按視公營壘器仗。嘖嘖嘆公奇才。而睚眦者日益急。乃諷按粵使者毛。舉公細事。媒孽公奪其官。章下之日。燕趙文武將吏無不喪氣。先是公甫下車。夢黃冠羽士從雲中下。而與公唱和。招隱歌。寤謂姚孺人曰。吾不父將歸。問家山白雲乎。及是果驗。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公于書無所不窺。爲文於古最嗜馬班歐蘇。於今嗜唐順之。王慎中。一二公他標榜最得時名者。公獨不以爲然。而爲文氣以昌格情。

以達才、洗洋鉅麗、滔滔弘遠、絕不爲雕字鏤句、險僻軋苗態、曰、夫士不務曜靈其光、而鬼燐耶、所著有白華藏藁、玉芝山房藁、老年藁、各如千卷、公在林下久、文章名滿六合、垂髫授書者、輒知有海內鹿門先生、爭北面向往、公齒牙所及、輒成名士、覽都人士文、無論十其顯晦、壽夭、卽其人之性情韻度、無弗洞於觀火也者、亦神矣、

世廟末年、海夷內訌、東南騷動、

天子超遷御史胡公宗憲、以御史大夫視師、胡公雅知公將略、虛懷諮訪、公計切桑梓、稍稍陳其智略、胡公采之、輒效、遂蕩巨寇、靖東方、公謀爲多、胡公以三尺操將吏、如束濕、爲人倜儻、多大略、不修細謹、酒中或箕踞、嫚罵人、獨嚴事公、而公舍中兒、一二不無狐假、橫里中、里中藉藉、論訛公故、豪邁坦中、未之察也、龐直指尚鵬、收奴三人、置之法、公曰、奴橫而吾不知、罪誠在我、龐公藥石、賢于美疢、後胡

公中流言以功獲譴下詔獄諸故人賓客匿不敢視公獨慷慨盛陳胡公功伐所謂以十世宥上書宰執人多公義萬曆乙亥姚孺人病至次年正月卒孺人賢明贊公內秉家政農桑外供賓客酬應且也弘樛木之風衍螽斯之慶婚嫁庶務悉孺人一身肩之毛髮不以煩公以故公得專精極力千秋業孺人生伯子翁積才而豪舉數遊乎酒人孺人謂公曰吾子與諸姬子同託體於公柰何令伯也耗且盡其蚤析產或曰孺人肩百苦起家有今日孺人子不當與諸姬子偶孺人曰子均也安得以老婦故有所軒輊伯竟以豪得旣卒余嘗讀其遺草天才宏麗惜哉公傷伯子甚若王始興之失敬豫旣而仲子國縉成進士起家循吏爲名御史次國綬恂恂萬石君季維少而詩文輒埒作者才名滿天下而後公晚節愉快已築園宅東山水清曠花竹秀野日偕二三朋好遊息其中卷帙棊枰殆忘

其老性不善麴蘖數酌卽醺然歲一過西湖
桃花映水楊柳拂隄公籜冠鳩杖婆娑而觀
遊子女郎青雀紫驪金丸條脫紛紜雜遝于
大隄長橋之上意甚樂也晚年詩文不甚苦
思而氣格殊曠天機自流書法遒勁人爭寶
之國縉官柱下請歸惠文衣繡壽公八十覽
揆不爲喜及壬辰挂吏議左官不爲愠一日
呼國縉曰吾始祖生爲烈士歿爲明神里人
猶能祠事之爲其雲仍者烏得不修俎豆吾
嘗許之微時不可卒負遂捐千金建祠頗宏
麗性至孝念父母不獲食公報每言之必泣
下宗人千指咸待以舉火一切婚喪悉有給
助歲費以數百千計字寡姊嚴氏子自襁褓
至白首無間外弟吳負公金八百焚其券兄
壻王坐女奴旣傾身解之師來公友吳公歿
而家落厚撫其子若孫座師錢公李公子僉
以貧告立出橐中數百金卹助之至卹稽太
史孫卹李氏喪葬卹名士青門沈仕寒泉莫

叔明皆終其身客吳生趙生歿而爲之殮其
篤於義氣若此好急人于難而一語不合或
投袂起好面折人過退而揚其善口時有臧
否而中坦率無他腸始容有怨誹久之而亮
且感晚而閉關却掃一方外老翁至素髮丹
顏類有道頗使酒嫚罵人至不堪而公獨尊
事之亦竟不叩其養生訣蓋公稟骨強神王
任真忘機自足葆和致壽倘所謂神仙中來
者耶仲子已遷南水部公視之署中因縱觀

燕磯牛首雨花霽谷諸勝顧瞻

宮闕陵寢

揮毫吊古篇章與山川映發一時公卿大夫
載酒訪公郊外善名理者與之譚名理習世
務者與之譚世務嫺辭賦者與之譚辭賦亡
不中窺破的人人饜所欲而去比返道丹徒
當時父老無一在者而耳公神明豈弟聲爲
之遮道年九十視聽不衰旣從諸子請舉壽
觴四方來慶者履舄雲集公一一與之周旋
無倦容至冬仲而病季子維聞余有聶仙翁

丹馳急足來索余畀之十九以進公推弗肯
服日乃翁九十猶從方士刀圭求活耶以壬
戌日卒于正寢公娶元配姚生子翁積太學
生娶贈刑部郎閔宜力女生孫元禎光祿寺
署正娶刑部主事金枝女生曾孫兆河北海
皆郡學生玄孫三人杲棨棻玄孫女二人側
室蕭生子國縉娶兵部侍郎蔡汝楠女贈孺
人繼娶舉人陶銳女繼娶光祿寺署正丁良
才女封孺人生孫元琦聘山東左布政沈季
文女元璘聘舉人申用嘉女元玠皆丁出孫
女六人一許聘吏部左侍郎朱國祚子大烈
將嫁而卒陶出一嫁陝西道御史錢夢得子
允亮妾王氏出一嫁惠州府通判蔡炳齊子
武陶出一許聘給事董道醇子嗣暉妾鍾氏
出一許聘刑部主事潘大復子啓純一未字
皆丁出一許聘湖廣左布政馮孜子時明妾
曹氏出側室高生子國綬太學生娶光祿寺
署正周圖南女生孫元祉縣學生娶太學生

張應壁女生曾孫汝澄妾吳氏宣氏生孫元
鉉元鏞元鏘元鉦元鉉聘居翼隆女孫女二
人俱未字側室沈生子維太學生娶封工部
郎沈理女生孫元萬聘光祿寺署丞吳稼新
女元俚姚孺人生女二人一歸太學生金敬
成七男二十五孫八曾孫多秀穎才一歸給
諫董道醇生兩男嗣成嗣昭皆貴孫廷勛韶
嫖好學側室高生女一歸金吾指揮呂河龍
生子師尚側室沈生女一歸常德府太守居

守子庠生翼隆生男女各一人年二十二夫
卒自殺以殉稱節烈余有傳公抱文武材人
皮相文士無當吏治一試于吏而神明聲鵲
起又皮相文士將略非所長一當夷虜而智
略多轂出輒效然皆不究于用蚤廢林居垂
五十年日手一編不屑營營執牙籌而家亦
大饒于桑麻一切文章交遊酬應精神不無
屑越而卒含光葆真登上壽乃逝公所謂特
稟靈氣異人哉仲縉吏治風采標表一世而

詩賦亦矯矯擅長爲侍御爲曹郎皆席不及
暖乞恩歸省念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卒得侍
尊公病親含殮稱純孝季維才足追古作者
橫絕一世而折節賢豪急窮交重然諾居然
國士風調而元祉兆河北海輩僉有俊才茅
氏之盛未艾也國縉輩擇于癸卯年 正月
念六日奉公柩偕孺人合葬于武康之上栢
山將求吾師大學士山陰朱公誌銘而屬隆
草狀隆老而學荒才盡何足備師采擇則有
仲氏之行實在

明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奉

勅備兵大名道歸安茅公泊配贈孺人姚氏合

葬墓表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左

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纂脩正史

副總裁 侍班官秀水通家眷生馮夢禎撰

文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陝西北直隸廣西等處年家眷晚生錢

夢得篆蓋

賜進士出身南京國子監博士眷晚生臧懋循
書丹

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別號鹿門先生歸安
之華谿人也公少負高才登嘉靖戊戌進士
知青陽丹徒二縣俱有惠政擢禮部儀制司
主事改吏部稽勲司坐飛語謫判廣平府量
移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擢廣西按察司僉
事以府江功晉俸二級隨擢河南按察司副

使備兵大名旋中吏議自牽絲至解龜十六
年宅憂薄謫居四之一僅於署府江道一試
其竒方駸駸用事而遂爲忌者所阻鬱其文
武材用顧得優悠林下五十年文章埒于作
者晚見仲子縉登甲科蘭秀玉茁于庭階躋
九十而上賓此亦人間所希覩已公之生平
業已具今大學士山陰朱公所爲誌中宏詞
茂實縣諸日月矣而仲子縉復以表請余於
縉有禮闈之契二十年間屢登公堂習公特

深又安敢辭夫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卓卓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已也公自筮仕即有時名前後執政者爭欲引之幕中爲重而公故避之名所從高謫所由作謫之不已屏之蠻夷至斥逐之而後快噫甚矣然公之所以爲公者自在誰得而抑之其令丹徒也歲大旱饑甚而徐沛已北稍登閉糴穀涌貴公檄爭之爲罷令或請勸分公曰不若出庫金及督富家遠致穀而近市穀可平又請議蠲公曰蠲之德細不若議折折則粟留而於公家無損上官皆從之於是議賑故事行賑徒飽里胥之腹且聚饑者于城邑駢死者多而仰活者少又據見藉流亡不沾一粟而公不然單車按行封內迺予粟若粥遍而不擾旬月之間全活以萬八千戶計丹徒田半枕山半瀕江江田稍腴不大受旱而山田稿矣公括所蠲額與折而羨之額及他弛力省厨傳之額盡予山田省賦半而江田不加賦是

時蜀漢豫章及江淮間無不苦旱吳越尤甚
公所條上便宜執事者俱通行之因著爲令
以故吳越千里饑而不害仁人之澤遠矣哉
公居南曹時以萬給事文采故執政者銜之
入骨尋有粵西之命其意蓋中公以瘴以兵
而公卒以兵顯粵西諸部與猺獞相錯府江
尤險正德大征官兵殲焉因據鬼子等砦時
出剽掠侵民田廬其勢張甚至縛陽朔令殺
之時方議大征而制臺應公檟才公檄署府
江道屬以兵事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不可
兵未集而謀洩賊且走險所芟薙特老弱或
以良民充數費多而功贖不若雕勦雕勦者
如雕之搏兔然匿於無形徐起而攻其不備
可以得志願假便宜從事應公稱善於是退
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爲上中下三隊日飽
而習技射或乘甲出賊駭爲備則以校獵歸
久之賊益懈而我兵願得一樂戰間募人入
賊中圖其山川阨塞聚砂指畫了如目睹於

是以十月朔分兵爲七校校一長各授函符
方略按道里時日啓函無得先洩師去鬼子
砦僅百餘里故迂其道遠者先旬日發惟當
鬼子砦者即日發師所過榜曰

朝廷起兵十萬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無
罪其各自完有敢動者移兵先滅之諸夷酋
望我師旗幟滿山谷不測多少又惑于道榜
語相顧膽落伏不出雖諸校各按符分兵自
戰其地亦不測我師多少十五夜兵集連破
十七砦鬼子砦懸崖密箐從高下木石拒戰
明日始克之斬首百六十生擒三百八十七
獲牛馬及走死者無筭返民田萬餘頃不費
一矢斗儲而雪覆師戕令之耻竟以五千兵
成功

天子嘉之下

詔褒美應公晉兵部尚書而

公加俸二級我師之將接戰也天且雨公念
將士深入崖箐良苦爲焚香露禱俄而霽已
度捷且至啓轅門坐武帳中令曰急鳴鼓左

右愕不省跪問故公曰進兵勦鬼子等若破
矣語未畢緹騎馳而鳴鉦連呼捷者三左右
無不縮舌惴恐蓋左右故入諸夷酋賄爲之
耳目至是始懾伏羅拜上壽云公之善兵事
如此使不驟奪公官得致中丞司馬鎮邊疆
典樞密寧憂強倭勁虜哉嘉靖間東南中倭
績溪胡公宗憲爲制府料敵設間卒成大功
以靜海氛公之策爲多縉之言曰公晚年按
邸報策東西二役勝負久近徃徃如指掌兵
家信有別才已世俗知公大都以文章故余
於公之吏績武功特詳焉公爲人忠信坦遂
無他腸遇事輒發能殉人之急嗇于財而勇
于義大義所激立破千金不吝與人交最篤
終始死者反生生者不媿至所報德汲汲於
懷惟恐不及德人而人或負之德之如初有
終身莫知者公才智聰明不盡用于官而用
于家故祀先敦族一切最稱彬彬然絕不問
生產其享素封之業則姚孺人實有助焉孺

墓表 卷之三十三
人先公二十六年卒聰明剛果治家嚴內謹
筮鑰米鹽外督諸臧獲田桑紡績子女婚嫁
絕不以煩公故公得一意于著述以成其名
至貫魚無專樛木有庇大啓子姓以亢而宗
即以稱女而丈夫可已公生平所著集白華
樓稿最著常言此逸氣始自司馬子長千餘
年得歐陽子又五百年得茅子豈虛言哉公
長子翁積才而中天故識余仲縉季維俱能
世公業至翩翩以詩顯名則補公未脩矣感
逝波之不捨哀清暉之眇然痛老成之凋謝
追典刑于遺編刊玄石以表德媿蕪言之難
宣其辭曰

迺祖三茅分治華陽仙源遠啓華谿近昌懿茲
先生錦心繡腸允文允武施而未光相門炎
炎公願即涼與其瓦全寧玉而傷半百衡門
其樂洋洋挹彼注茲世載芬芳非獨富貴兼
有文章厥配惟姚淑慎齊莊博求窈窕用廣
嬪嬙無非無儀以翼其良士行女德萬禩馨

香詔爾子孫式斯無忘

茅鹿門先生傳

先生姓茅氏名坤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華谿人也茅氏在元末有千三公者自埭谿徙華谿世以農桑爲業至南谿公遷好義樂施家始大娶於李舉子三先生居次先生美丰姿性淵穎年十六以尚書補博士弟子益發憤讀書爲文章夏月納雙足甕中冬擁敗絮讀率夜漏至五鼓已而負笈走蕭山師事來公汝賢盡得其髓業大就甲午舉鄉試第十

傳 卷之三十五
一戊戌中會榜第十三鄉會經房並擬首薦
弗果及

廷試學士張公邦奇大奇先生策擬進呈而復
爲忌者所抑科名不稱其抱負數也先生念
兩尊人在堂以例請歸省歲餘謁選時

肅皇帝方崇禱祠輔弼諸公亟索才士爲醮詞
欲得先生先生義不屑授青陽令青陽俗健
訟初下車訟牒山積先生請於監司覈其誣
者悉報罷又廉其豪黠最鉅者法之民大悅
僅逾兩月以父喪歸母李孺人尋歿先生痛
兩尊人祿不逮養哀慟骨立病怔忡幾不起
癸卯服闋補丹徒江以南大旱饑徐沛而北
歲稍登閉之糴穀騰貴先生爲檄力請得弛
禁爰出帑金督諸富戶遠市而近出又議請
改折留漕粟穀始平於是行賑先生曰母委
諸里胥母奔走饑民蟻聚城邑遂單車徧歷
封內察宜賑者給以符而賦之粟蓋跋履拮
据案旬月所全活無筭云是時丹徒田枕山

者盡赤地枕江者猶隨潮汐資灌濡先生括
邑所蠲折之額悉歸之山田賦減半丹陽姜
公寶荒政碑所謂救荒猶醫病意有所獨到
斯神有所獨通可謂善狀先生者也巳召爲
儀部郎尋改爲吏部司勳郎先生文學吏治
聲冠一時而意氣豪爽不善脂韋諧媚於俗
亦有慙直疎漏檢點不及處以故知先生者
多推轂而忌謗亦隨之旋被劾謫判廣平郡
廣平省簿書謝賓客益下帷諷誦攻苦甚於

諸生時其杼之文辭沉鬱雄渾不異古燕趙
悲歌慷慨之遺也戊申遷南車駕郎陪京歲
運上供船半爲中貴人夾帶私貨母敢言先
生特按故事裁其十三貂璫屏息移儀部郎
會同年萬給諫發執政子陰事萬滇南人也
母老子幼懼禍不測托先生執政聞而銜之
無何出爲粵西僉憲粵徭獍盤瓠種龐雜而
府江部最險與古田夷接正德中大舉征之
我師燔因桀鷲據鬼子等砦時出剽掠殺陽

朔令

朝廷方議大征督府應公櫛雅聞先生才檄署
府江道策用兵先生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
往往兵未集而謀先洩賊走匿深谷中徒芟
薙老弱有傷天和計無如鷗勦便匿兵無形
出賊意表若鷗之搏兔然賊不足平也願假
便宜行督府稱善於是勒部下得五千人簡
爲上中下三隊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或
裹糧陳兵出賊大駭則獵而逐獐鹿飛鳥以
歸久之賊益懈不設備而士攘臂人人思一
逞則又募歿士圖其山川阨塞聚沙指畫了
了如目中乃部署諸戍兵分爲七校校擇長
一人各函符授之我師去鬼子砦僅百里而
遙故迂道分五路散出陰扼其衝而以兩校
銳卒直趨砦兵行旬餘度道里定時日啓函
符悉不爽所過道輒榜曰朝廷提兵十萬討
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各自完毋先取夷
滅是時諸會四望旗幟彌山谷以爲大征之

師從天而下膽落不敢出不知我兵僅五千人也兵旣集遂連破十七砦鬼子砦猶堅力拒戰明日克之斬馘一百六十俘三百八十七人返所占民田十餘萬於是

天子嘉其功加應公大司馬晉先生爵二級吏民立廟並祠兩公陽朔語具王公宗沐碑中癸丑擢大名兵備副使大名畿輔要地虜歲入擾邊先生慮其控弦突騎而難禦也因倣武剛車及偏箱車法爲車五百兩益練兵恤士折節五陵三輔之豪方將大展經畧而粵使者承望風旨毛舉先生細事遂奪之官矣世廟末年海夷內訌東南騷動

天子超遷御史胡公宗憲以御史大夫視師胡公雅知先生素數禮而致之帷幄卒能蕩巨寇靖東方所藉於先生謀畫爲多當是時胡公薦先生於朝謂可大用而先生目擊時艱每奮然欲出身一當國家之急然以宿忤執政卒見沮嗟乎以先生之文學才諳使居承

明著作之廬討究歷朝典故纂修潤色宜繼
史漢諸家稱一代鴻文無疑或授以節鉞當
邊闡干城之寄北拒虜而南備倭必有長駕
遠畧以裨社稷而中歲遽淪落不能發舒其
胸中奇磊之蘊乃令逸而自廢稍襲乎范蠡
計然之蹤以自娛其歲月可惜也夫先生於
書無所不窺其爲文最嗜司馬子長與歐陽
永叔落筆纒纒動數百千言恍洋鉅麗跌宕
淋漓能令人喜能令人怒能令人悲蓋其才
有天授不必盡合前人軌轍也若近時辭章
家雕字鏤句險僻軋茁之態先生呵之矣祖
六秩古文爲舉子業遠近經生多遊其門嘗
曰文貴神解真心千載之上恍見聖賢當時
語意而寫諸筆端不煩繩削方爲上品氣欲
昌以大詞欲雋而雅開闔布置抑揚步驟各
有法言言中窾聞者躍然每於士子文秭諷
誦間卜其性情韻度與顯晦壽夭輒奇中初
令青陽從學使者校士雲間識陸宗伯樹聲

傳
謂當大魁天下備兵天雄識石司馬星於垂
髫之年其鑒識獎進鄉黨後生如此類者不
可勝數也性至孝每語及先人則淚淫淫下
與伯兄別駕乾季弟參軍良終身友愛如左
右手宗人自南谿公贍田百畝先生歲爲之
輸賦其他婚喪悉有給助歲費且不貲費千
金建祠堂祠事千三公以下規制宏麗甲於
郡中遇姻戚師友故舊或捐貲濟其貧或傾
身解其厄或生而爲之館穀或歿而爲之殮

葬或持其門戶或恤其子孫平生施德於人
至博嘗與外弟吳數百金爲母錢吳傾廢殆
盡先生召而數其罪責之償旋念姑氏大哭
破其券余所目擊事也督府胡公被讒毀至
詔獄言者方浸淫及先生先生獨出所著徐
海本末訟其功發憤上書宰執以一身當百
喙而不顧其篤於友義置利害於度外又若
此雖起家書生致富貴而自奉菲薄不喜華
靡簡簡樸樸猶有儒者風味與人交不修邊

幅不設隄防意有不合或投袂起時面折人
過然無蓄怨於中及所爲有錯誤不合義者
朋友規之兄弟諍之輒解頤順受或卽遷改
無難色晚歲築圃宅東日與二三朋好游息
其中好奕棋竟日不倦客去則支頤手卷帙
怡然忘老歲一過西湖覽三竺六橋之勝年
已八十有八矣以仲子國縉官建業思歸省
乃翩然往視京邸因縱觀燕磯牛首雨花霧
谷佳山水處顧瞻

宮闕陵寢揮毫吊古篇章煥發匝月之間水陸
往返千餘里咸目之爲神仙中人云屆九十
仲子乞假歸與諸子孫稱觴膝下四方來慶
者履舄雲集先生猶日與周旋無惰容至仲
冬一病遂脩然長逝矣娶姚孺人慧且賢多
內助先卒生伯子翁積才而豪舉稍蕩於禮
法以歿先生痛傷之而翁積子元禎官光祿
繼以醇謹家聲復振側室三蕭出卽仲子起
家縣令爲御史左遷移南水部所至有令名

高出國綬沈出維俱太學生綬恂恂萬石君
維少而長於詩與遠近作者相劇切四女最
幼者以死節著國綬之子元祉與元禎之子
兆河北海並爲諸生蘭玉盈庭衣冠濟濟華
封三祝於先生獨完備彼蒼固有以篤之與
少司馬氏曰余嘗館於茅氏蒙先生知最深
余亦習知先生槩當其沉酣典籍擗管精思
及臨事運籌形如槁木雖金鼓雷霆之聲若
弗聞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近之
矣乃其精神善用而不善息語以顏子心齋
坐忘之旨則遜讓而不居遇方外談養生訣
者亦不問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才之難
全固然哉先生所著有白華藏藁玉芝山房
藁老年藁各如千卷藏於家讀其書可以想
見其爲人矣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今在告前

南京兵部右侍郎大理寺卿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通政司右通政應天府府丞陝西按察司
提學副使吏兵兩部郎中通家眷侍生許孚

遠頌首撰



